

最佳

Robert M. Knight

写作要领

A Journalistic Approach to Good Writing

[美] 罗伯特·M. 奈特 著

方辉盛 孙廷政 译

1 What Makes Good Writing Good

The Craft of Clarity

新华出版社

526451



526451

新闻传播学译丛

最佳写作要领

〔美〕罗伯特·M. 奈特 著

方辉盛 孙廷政 译

526451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佳写作要领/ (英) 奈特 (Knight, R.M.) 著; 方盛辉, 孙廷政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ISBN 7-5011-4484-2

I. 最… II. ①奈… ②方… ③孙… III. 新闻写作
IV.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844 号

A Journalistic Approach to Good Writing: The Craft of Clarity

Copyright (c) 1998 Robert M. Knigh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最佳写作要领

[美] 罗伯特·M. 奈特著

方辉盛 孙廷政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10,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484-2/G·1661 定价: 12.80 元

译者的话

《最佳写作要领》一书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兼大学新闻写作教师罗伯特·M. 奈特的新著。原名 A Journalistic Approach to Good Writing: the Craft of Clarity。根据本译丛体例和原作内容简化为现名。

著者罗伯特·M. 奈特曾获芝加哥德保罗大学硕士学位。作为自由撰稿人，他曾在 40 多家报刊、通讯社发表文稿，经常为《芝加哥论坛报》及其星期天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投稿。到 1998 年此书出版时，他已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新闻写作 13 年，并曾任芝加哥市新闻局高级改稿编辑。

此书讲的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同时，作者认为新闻写作与其他类型的写作有相通之处，严格的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是对各种写作都有益的基本功，是通向各种优良写作的门径。因此，他写这本书既针对

新闻工作者，也针对从事各类写作工作的非新闻工作者。

原作者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为读者服务。他主张遵循新闻道德，讲真实、准确、平衡、公正。他还认为，最好的新闻要把熟练的报道技术与散文结合起来。而新闻写作的门径则是简洁明了的技巧，就是使事实、概念、思想和感情的表达，变得清晰晓畅、水到渠成的技巧。

根据新闻学实践性强的特点，作者在准备此书时特别注重收集实例，他积累了十余年大学新闻写作课中学生们作业的实例，并收集美国有关著作中的典型例证，经过筛选梳理，加以条理化，形成全书。

按照本书布局，作者在第一章探讨构成优良写作的要素。除了要有“好的开头”外，他提倡初学者要树立朴实、坦诚、直面读者的文风。此外，他主张简洁，字字有作用；以表现代替叙述等。

接着，第二章探讨新闻导语产生的源流演变，写作诀窍。第三章研究如何达到精炼、平易、准确、直截了当的技巧，包括遣词用字、语法错位等等。第四章研究主动语态和行为动词。第五章是“写作必须有诚实的面貌”。作者认为，新闻撰稿人强烈的坦诚意识固然十分重要，而写作必须有坦诚的面貌，甚至坦诚的面貌比坦诚的意识更加重要。这两者并非任何时

候都是一码事。由于受众不知道作者诚实与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面貌就更为重要了。接着，在第六章中他探讨了应避免空话套话、陈词滥调、术语行话、隐语方言等等。第七章研究慎用词（红牌警告词汇）和非适用词。列举了一批在写作时一想到就该推敲是否采用的词语和一些原本不适于新闻而只能在直接引语中使用的词语。最后一章——第八章探讨了不同媒体处理新闻的差别和广播、电视、杂志、通讯社、因特网等媒体写作的特点与技巧。

总之，作者的立场、观点及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有些与我们不同，但其探讨的内容却有很多可以参考和借鉴之处。

此书由方辉盛和孙廷政合译。方辉盛译序言及一至五章，孙廷政译六至八章。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可能有疏漏之处，尚望指正。

译 者

1999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言	(1)
第一章 构成最佳写作的要素	(9)
第二章 导语的重要性	(29)
第三章 写作技巧	(61)
第四章 主动语态和行为动词的作用	(94)
第五章 写作必须有诚实的面貌	(108)
第六章 新闻写作要朴实而清晰	(139)
第七章 红牌警告词汇和新闻中应避免使用的词汇 ...	(162)
第八章 广播、电视、杂志、通讯社和因特网等媒 体写作特点与技巧	(178)

要使每一个时刻神圣不可侵犯。要赋予
每个时刻以明晰和重要意义……

——托马斯·曼

文化并不活跃在它的整体之中，而只活
跃在安全、强大和明晰的时刻里。

——奥尔特加·加塞特

序 言

作为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兼职的教师，我曾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帮助我的学生攀越语言这座大山。我曾特别注意把新闻技巧和写作艺术联系起来。我的学生学会了把那些通常是新闻写作特有的规律，当做是各种传播类型（从诗歌到公文）的基本功。

许多学新闻课的学生（至少在美国西北大学附属大学学院学新闻的绝大多数成年学生）都不想当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想干那种工时不定、高度紧张、待遇

不高、还常有受迫害危险的营生。但他们却想学习如何写作。他们认为（确切地说，我想他们认为）在学新闻写作中受到的技巧训练，可使他们几乎无往而不利。

1983年当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职责就是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我准备了14个星期的课程，内容是概念和手段、鼓励和批评、编辑和改写的结合。其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欣赏优良写作的整体，并能分析，常常是解剖其各部分。

然而，几年之后，事情显然不像设想的那样行得通。无疑，我已能熟悉地接受一些对新闻写作的精确性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而迫切求学的成年学生，教他们学点东西。其中，少数人的确学到了新闻写作，或至少逐步上了路。但是，多数其他的人，则开学时费劲，学期结束时仍然费劲。

的确，他们抓不到要领不能怪他们。我不能指望他们懂得对他们多数人完全陌生的传播方式。其实，他们正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来学。如果我没有用专业标准来判断他们的程度，那就得反问我自己的不足了。

我没有因为他们连基本知识都不懂而责备他们，而是先去找寻一本提供他们必备的基本知识的教科书。有的教科书教新闻原理，有的讲写作原理，但

是，不论教了什么，我的多数学生上机器敲键盘的时候，这些原理却明显地运用不到家。

我倒也不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写作是不能通过读些讲写作的书就能轻易学会的，它必须靠实践。学生就得犯错误，而且往往在编辑或老师指出之前，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那是错了。我是这样学过来的。我所知道的每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都是这样学过来的。

但是，这样未必就好。

后来我发现，当我把他们的错误拿出来和他们班上的同学共同研究的时候，效果却最好。我很留心地点点犯错误者的名字（上初级新闻写作班的学生的自尊心是最脆弱的）。如果学生们能看到同班伙伴语言攻关的例子而能够说“哎哟，我懂你的意思了”的话，那么，这些例子就似乎更有意思了。

经过几年，我收集的例子越来越多。每个学期都不惜大量使用复印机，而且花费的纸张也越来越多。最后，我开始认识到，我所拥有材料可能形成一本书——而且可能正是我要寻找的那本书。这样的书，尽管是为新闻工作者写的教科书，它的风格却要写得让那些想磨练自己传播技巧的非新闻工作者也欢迎。它要包括许多写作忌讳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都是由学生们在学习它们时常常是苦涩的过程中提供出来的。这些例子为本书大部分内容提供了基础。

但是这本书还要包括自己的一套基本原理，我反复琢磨了另一套规划，部分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几年前，我判定，我把我的写作知识技能供给教室之外的人们（不论他们要求与否）共享的时候到了。结果就出了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专辑，刊载于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职新协）标题俱乐部芝加哥分部的获奖新闻杂志《芝加哥新闻工作者》上，题目是《正面论述所忽略的——关于最佳写作要领的随想录》。

这个专辑受到很大欢迎，以至我把它们汇成一本，作为我上课的第二套讲义。有时我还在全国各地职新协大会举办的讲习班上散发它。再配合上一份辅助讲义，对一些真正坐下来阅读的学生，就成为非常有用的两份教材了。

更大的背景

这本书也可以弥合许多校园中一种日益增长的裂缝，即一部分从事新闻教学的人与一部分从事新闻实践的人之间的裂缝。当教师而很少甚至没有新闻实践经验，真是太司空见惯了。搞实践而很少甚至没有广泛了解和把握新闻中的各种问题以及新闻对它所要支持和保护的民主社会的作用，也是太司空见惯了。

写日常报道的记者、编辑、往往就写火灾、谋杀、毒品战、群殴、虐待儿童、抢劫银行、空洞的特写、政治阴谋、耸人听闻的审判等等，对于这些记者、编辑说，新闻的社会作用，似乎不是一个实质问题，似乎是一个只有学术价值的问题。

诚然，专业人员是关心新闻道德准则的。他们死记硬背地学习它，钻研各种禁忌戒条。他们也关心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类——无论何时，只要是有人阻止他们获取他们认为当下他们采写的消息所需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就会关心起来。但是，他们把道德准则和信息自由的细微差别留给专家学者去研究，这些专家学者的职业就是把新闻工作解释为一种渠道，而渠道里载运的，则是将使媒体和舆论这些不定型的概念或多或少有所改变的东西。

而且，教传播学理论的学者往往教不了新闻写作。他们可能从理论上知道有分量的导语的重要性、直接引语的价值、主动语气的好处，知道文字简洁的概念，知道为什么用有力的名词和行为动词来阐明新闻比用一连串的形容词和副词更好。但是，由于多数没有亲身的新闻实习训练，很多人就不知道怎样指导学生通过学习这种技巧的过程。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明白，最佳的新闻写作既是没有规格的，然而同时又是“严格的”。

我坚信，如果所有的新闻教师把实践经验的真知传给学生，如果所有能教学的实际新闻工作者都来教学的话，那么，读者、听众、观众就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了。

我承认，我的信念是来源于一个既教学又实践，而且两方面都干了多年的人的偏见。我们搞业务、搞技术、搞交易或搞任何事，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联系的问题。特别是从学生的观点来解决它。结果往往是学生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不充分，这至少部分地是导致他们缺乏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新闻学的正确观点的原因。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这个问题，但它可能通过列举例子的办法，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它肯定对那些没有机会充分进行实践的教师也有帮助。

致 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每一阶段都有几十人帮助过我。首先想到的是芝加哥作家费奥拉·斯卡菲，他看到我收集整理学生的例子就说，“你可以写本书啦！”费奥拉可是一位不易说服的人，于是我就写书了。我还要感谢艾琳·麦考莱，她本人是相当好的著作者，她帮助我说服自己，增强写这本书的信心。

作家兼编辑詹姆斯·凯普勒帮助我决定写书所实际要干的事，这是只有好朋友才能办到的。当我弄不清是否有人会买这种书的时候，电视制作人彼得·格林鲍姆和广告社创意主任格列琴·艾夫勒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还有整整一批人，那就是德保罗大学新闻学研究院与我同一专科的15位硕士研究生，他们慷慨大方地提供了愉快的支持和良好的忠告。专科中另一位女作家马里琳·索尔蒂斯，她耐心地听我阐述最佳写作的要领，一次也没有告诉我她早已知道它们了。专科导师大卫·夏伦伯格是最热情的鼓舞者。

我还要感谢一些在我工作过程中提出批评和帮助我找寻资料的人，他们是路透社的宋歇尔·孔隆；芝加哥市新闻局编辑约瑟夫·雷利；城市新闻广播编辑苏珊·斯蒂文斯和杰弗里·芬克曼；依阿华大学写作实习班毕业生文第·麦克努尔；我的大学老友约翰·麦克劳林；《达拉斯早间新闻》为“写作辅导”下定义的保拉·拉罗克女士；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奥利弗·韦特和埃德蒙·隆雷；波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的威拉德·劳兰和简·惠特；西北大学附属大学学院副院长路易斯·拉夫，还有该学院四位我的教学同事——特里·布朗、乔治·哈蒙、皮尔斯·何林斯渥兹，特别是雷·德隆。雷是我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而且在把硕士论文变成

一本书的几个里继续给我提供鼓励和内容。

我特别要向依阿华国立大学出版社的朱迪·布朗致谢，如果没有她的热情支持，这本书几乎得不到接受。还要特别感谢林恩·毕秀普和她手下出色的编辑人员。

我的妻子苏珊，原是一位英语教师，她不仅把草稿整理成复审稿页，而且自始至终和我一道坚持到底。我的女儿凯利和丽依，也是这样。

在努力为本书提供内容方面，谁也比不上那成百的学生，只需问问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到大学学院就上我的新闻写作课，后来，尽管判断能力提高了还继续上。我相信，他们都继续去做更杰出的工作了。事实上，我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做了非常杰出的工作。

人类语言的最佳部分……来自于对心灵
本身行为的反思。

——塞缪尔·泰勒·科尔律治

我让不列颠句子的基本结构深入自己骨
髓——这是一件高尚的事。

——温斯顿·邱吉尔

第一章 构成最佳写作的要素

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美国人，哪怕要写一个只有两段文字的便条都感到发憊。他们不把写作看成是传播事实、概念和思想的手段，而把它看做是又要上一堂处处碰到语法规则的课，而这些语法规则还是他们在读八年级的时候试图（也许不很用功）学习过，后来又淡忘了的。

这种见了英语就不自在的流行病，甚至蔓延到了以写作为生的圈子，如新闻界里。我在广播、报刊、

因特网上接收的新闻越多，我越相信，许多专业人员运用语言是能够达到精确性的。这种精确性与学新闻的学生应该照例遵守的精确性一样。它把以下两个名言结合起来：一是芝加哥市新闻局的报道名言：“如果你的妈妈说她热爱你，那也得核实一下。”一是写作名言：“每个字词都得起应起的作用，否则就该删掉它。”

美国主流新闻界和新闻学校，在教授报道的道德和技巧方面干得相当好。但它们却往往是以牺牲关于运用精确写作技术的锻炼为代价来达到这一步的。就算为了讲究准确、平衡和公正而把报道道德和技巧摆在优先地位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忘掉最佳的写作呢？是否非得在它们二者中间选一不可呢？

司空见惯的是，今天办报纸、广播和杂志的新闻工作者都只致力于发布新闻事实，致力于击败为此而竞争的对手，以致发布事实的形式几乎千篇一律。而思想概念则不见踪影。

在一本汇集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报道的《历史的见证》报道集中，英文编辑约翰·卡利认为，被报道的东西是很难脱离报道操作程序的，“当然，好的报道不可能摆脱语言，因为它本身就是语言。”最佳的新闻写作就包括一整套技巧，它们使事实、概念、思想、感情的发布变得平易流畅、水到渠成。